



THE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 日本文化论

杨伟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论 / 杨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6  
(外国文化论丛)  
ISBN 978-7-5366-9730-0

I.日… II.杨… III.文化—研究—日本 IV.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479 号

## 日本文化论

RIBEN WENHUALUN

杨 伟 著

---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江 萍  
责任编辑: 江 萍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65mm×1 02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65 千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66-9730-0

定价: 3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风土与日本文化	1
第二章 “神佛习合”与日本人宗教意识的多重构造	16
第三章 日本古代神话与日本文化的“中空结构”	33
第四章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日本社会的纵向结构	52
第五章 日本的“家”制度和文化结构	91
第六章 日本人的“间人主义”	115
第七章 日本人与“世间”	158
第八章 日本人与“间”的文化	188
第九章 日本人与“卡瓦伊”文化	220
参考书目	264

## 前 言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一直是文化论上的热门话题,围绕着日本文化所展开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日本文化就像是一栋开着无穷多窗户的房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窗户看见的是不同的风景,但正是这些不同的风景揭示着房屋的各种属性和特质,也丰富着人们对房屋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有时候又变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想象者对自身的文化想象。

“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做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很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说来,日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sup>①</sup>周作人在《中国与日本》一文中的这段话既论述了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性,也指出了我们中国人在日本观上的重大缺失。即我们长期以来的日本研究都没有把日本当做一个独立的客体来加以对待,要么把日本文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模仿或者是西方文化的亚流,要么仅仅

---

<sup>①</sup> 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将日本当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或方法,即只是把日本当做了走向西方的一座便捷的桥梁。这一点正如钱钟书在小说《猫》中用近于调侃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的确,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同文同种”的说法甚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我们日本观的主流地位,再加上近代以后,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后进国的“小日本”居然走在了中国的前列,率先踏上了近代化的征程,并在一段时间内,用武力占领了我们“大中华”的大片土地,竭尽疯狂之能事,极大地伤害了我们国人的感情,并从多种意义上颠覆了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固有形象,也颠覆了我们中国人习以惯之的自我定位。因此,在我们眼里,日本人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一种邻近而又遥远的存在,甚至不啻一个近于怪异和危险的民族,以至于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用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形容词来对日本人做出的描述唤起了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共感。“他们礼仪超群,但却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他们行为举止非常刻板,但却又很善于适应激进的变革”,“他们忠实宽厚,但却又不可信赖,心怀叵测”,“他们温顺善良,但有时却冷酷得近于残暴”。<sup>①</sup> 但不管怎样使用矛盾修辞法来形容日本人,甚至把“喜怒无常”、“不可理喻”当做是他们性格最突出的标签,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或许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偏见,因为在他们那种变化无常的喜怒哀乐和不可理喻的矛盾行为中,其实有着自身的规律性。

正是围绕着日本人这种不可理喻的性格以及背后的深层结构所进行的探讨,构成了无数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的母题。而日本人的这种独特性显然与日本文化结构的独特性一脉相承,比如,我们同样可以用大量的“虽然,但是”来描述日本文化的特征,即它是极端东方的,同样也不乏西方的因素,它是世界上罕有地完好保存了传统的文化,又是极富现代特色的文化。这一切就如日本的主要宗教既可以举出神道,也可以举出佛教,甚至还可以举出基督教一样;还有日本的家族文化既像中国的家族文化一样重视血缘关系,也像西方一样注重“契约关系”,从而形成了以“缘约原理”

---

<sup>①</sup>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为特征的家族文化。显然,在日本文化的所有领域中都贯穿着这样一种双重甚至多重构造。不难想见,在这样一种双重构造或多重构造的背后,必定存在着某种能够使之得以成立的文化模式上的深层结构。而众多的日本文化论著都可以看做是对这种日本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索的结晶。

不妨把拙著《日本文化论》也看做是这一延长线上的东西,即无意全面论述日本的历史或文化的所有层面,而是撷取日本文化论上的热点问题和最能揭示出日本文化深层结构的议题来展开文化学上的分析,并借鉴日本和世界上有关日本文化论的研究成果,甚至包括在国内还鲜有介绍的理论,来破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独特性的秘密之所在。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本书从“风土与日本文化”、“‘神佛习合’与日本人宗教意识的多重构造”、“日本古代神话与日本文化的‘中空结构’”、“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日本社会的纵向结构”、“日本的‘家’制度和文化结构”、“日本人的‘间人主义’”、“日本人与‘世间’”、“日本人与‘间’的文化”、“日本人与‘卡瓦伊’文化”等九个领域探讨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些领域涵盖了日本文化的众多方面,在主题上貌似各自独立,甚至有零散之虞,但事实上,一旦仔细考量,会发现它们之间不乏有机的联系。

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风土对日本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比如日本人那种泛神论式的自然观和与自然的融合意识就是日本风土的产物。在日本固有的风土中,孕育了日本人不是以理念而是以感性为基础的思维模式,通过彼此共享与自然的融合感来感受神的存在,形成了以心传心、在沉默和空白中达成相互理解的“间”的文化,并诞生了神道这种具有开放色彩的多神教宗教。从神佛习合到神道与佛教的并立,再到日本宗教的多重构造,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改造力。而这种包容力或许就来自于日本文化的中空结构,以至于可以毫不抵触地接纳世界上所有先进文明,并以纤细的感受性来逐步使异文化趋于日本化。

与此同时,被海洋与大陆隔绝开来的岛国的孤立性和民族的同质性催生了日本人的村落意识和对共同体的强烈依赖。不可否认,村落意识是所有古代人共有的东西,但当其他社会脱离原始时代,以其他原则——比如契约、法则等来取代了村落意识之后,日本人却顽迷地保留了这种本能性

的村落意识和村落价值观,并使其得到发展,变得更加洗练。比如,当西方形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之后,日本人却形成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间人社会。所谓的间人社会,就是把人作为处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来把握,把人视为一种无法脱离人际关系的存在。因此,日本人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义理人情和各种派阀意识,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来说,就是所谓的集团意识。这种以集团意识为基础的价值观与本能性的家族主义价值观、部族式价值观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所以,日本的集团组织,甚至整个社会都浸润着家族主义式的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家(ie)”制度深远地影响着日本的文化结构、组织形态和日本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思考必须从属于集团的利益,重视全体的协调性和共同体意识,为此,整个组织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纵向结构来实现集团的意志。而这种纵向结构的社会又是以直接性的人际纽带为基础的庞大组织,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较之普遍性的思想,毋宁说是习惯和传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日本,境况和人际关系通常优先于抽象的法律和原则。较之抽象的理论,倒是情绪和本能构成了日本人行动的重要指针。

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社会不同于以思想为中心的社会,是以情感和感性为支柱的社会,缺乏对意识形态的执著,一般情况下也不试图构筑某种恒久不变的绝对理念体系,即是说,在价值体系上处于中空状态。因此,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思想时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世间”——即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因此,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日本人又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惧怕外部人士介入世间内部。换言之,日本在追求自己的身份认同上是高度排外的,而在其他的次元上却是全面开放的。但在其他以思想为中心的社会里,情形却恰恰相反。人们在接受外来思想和语言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排斥感,而对于外国人在自己身边工作或生活却毫不在意。

显然,在日本这样一个以感性为中心的间人社会里,诞生以空白和沉默为契机的“间”的文化不足为奇。在那种沉默背后所共有的感性空间里,可以酝酿更加深刻的双向情感交流,比滔滔不绝的演说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同样,在一个强调感性的社会里,像卡瓦伊那种感性的、多元的美学得

到极大的发展,并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浪潮,也自有其文化传统上的理由。

当然,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描述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期,如何排除情绪化的因素,从学术的角度来冷静而客观地来评价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应该是每一个从事日本研究的人着力奋斗的目标。

在写作本书期间,正逢笔者在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作客座研究员,阅读了大量日本文化论方面的著作,并得到了中日文化论的著名学者王敏教授的悉心关照。目前,尽管印象式的日本文化论已经大量见诸书市,但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来探讨日本文化的著作还乏善可陈,而且一些最重要的日本文化论观点还没有介绍到国内。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起到窗口作用,帮助读者了解更多的日本文化论的新近成果。尽管其中的学术观点并非笔者的原创,但却浸润着笔者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倘若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拙著,对某些理论产生兴趣,进而去阅读原著,从而加深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了解,间接地有益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本人将不胜荣幸。

在本书出版之际,笔者首先要感谢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学术上的指点,以及我的恩师法政大学文学部胜又浩教授给予我的大量教诲。当然,还要感谢本丛书的牵头人蓝仁哲教授和责编江萍女士,没有他们的信任和嘱托,很难设想这本书能够问世。此外,还要感谢本人所在的四川外语学院科研处,为本书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科研经费。

杨 伟

2007年7月7日于日本东京府中红叶丘

## 第一章 风土与日本文化

所谓的文化,与文明不同,乃是根植于这个民族固有的,因而也是原生态的东西中。换言之,就是某个民族自古形成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即便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发生天大的变化,它依旧具有一种较为恒定的不变性。尽管文化的构成具有诸多的复合因素,但只要人们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就不可能不受到那片土地所具备的风土特征的影响。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创造了文化的人与人所置身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人的历史在某种层面上,乃是与包括“内在自然”在内的自然、风土进行交往甚至斗争的历史。而追溯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越是古老的人类就越是受到自然和风土的制约。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源头去挖掘到文化最基层的东西。而且,如果人的历史在其源头受到自然风土左右的迹象越明显,那么,当考察某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比如日本文化特征——的时候,就越是有可能认定,这个民族——比如日本民族,其与日本列岛的自然之间所构成的关系,乃是一种极其基本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像日本人这种自古居住在日本列岛上,被大海与四周隔绝开来的岛国民族,自然环境对包括民族性格在内的日本文化的决定作用就更加明显。

正如日本宗教学家山折哲雄所指出的那样:“流淌在我们最深层意识里的,乃是从三千米的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的感性和文化。或许那可以说是从绳文人那儿继承下来的信仰,是万叶人的宗教世界,抑或并不仅限于宗教的万叶人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而既然

从三千米的高空看下去,那些被森林和山脉所覆盖、被大海所环绕的风土,至今还浓厚地存在于日本列岛上,那么,古代万叶人的感性和文化,也同样应该浓厚地流淌在我们的深层意识里。”<sup>①</sup>我们不妨把古代日本人受到环境风土的影响而形成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看做是贯穿在日本民族深层意识里的精神内核。

### ❁ 作为岛国的“孤立性”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自然环境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一个靠近亚洲大陆东侧、太平洋西侧,由列岛组成的岛国。因中间隔着 200 公里的朝鲜海峡,从而与欧亚大陆隔绝开来,所以,除了 13 世纪曾遭到蒙古远征军一次未遂的袭击以外,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民族的任何侵略。相对孤立成了日本地理环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作为岛国,日本民族的构成比较单一、固定,因其移动和扩张的空间受到限制,从而使整个岛国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不可能像大陆国家的人那样自由迁徙,因此,在一个被限定的空间里,不能不彼此发挥协调精神,崇尚勤奋、诚实的品德,造就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陆地国家因居民的流动性,较难自然形成强有力的国家意识,从而需要确立凝聚国民精神的国家理念大为不同,在他们身上很容易获得一种共同体意识,比如早期的村民意识,及至后来国家形成后的国民意识,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他们团结一致,形成了避免对抗,强调协调行动的集团主义和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但与此同时,汪洋大海也成了阻隔岛国与大陆的一道屏障,因缺乏与外国的直接交流,他们容易陷入视野狭窄、小肚鸡肠、排斥外来者的所谓“岛国根性”。与命运共同体成员的极度协调精神和对共同体之外者的排斥,构成了日本人“内外有别”的强烈反差,以至于即使在现代日语中,“内”与“外”依旧是规定着日本人两种截然不同行为方式的关键词语。即表现为两种迥然相异的态度:对“外”的彬彬有礼,还有在彬彬有礼的面纱下所隐藏的冷漠,甚至敌意;对“内”的随意,以及渗透在随意中的强烈一体感。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日本或许都可以被称作世界上各主要国家中

---

<sup>①</sup> 山折哲雄:『日本の心、日本人の心』,NHK 放送出版協会,2004 年版,第 20 页。

最孤立的国家。远离各种大陆文明,经常担心遭到入侵,使日本人产生了与世隔绝的愿望,从而从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其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宽阔的海峡又成了催生日本人好奇心的发酵剂,使他们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好奇心的民族。因此,尽管孤立的地理条件增加了日本人与外界交流和通商的难度,但却没有阻止日本人向大陆派遣使者,以获取必要的情报,也使他们比大多数陆地民族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展国家,并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对外来文化进行为我所用的取舍。从朝鲜半岛民族与日本民族在面对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时所采取的姿态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半岛与大陆紧相毗连,因此在远为强大的大陆文明面前进行反抗,就很可能遭到毁灭的命运,从而导致了朝鲜半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华文明的臣服。而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幸免于来自大陆的直接入侵。正是得益于岛国的地理条件,日本人才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去摸索一条谋求自身文化身份的道路。正如赖肖尔所说的那样:“孤立也许使日本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民族创造出更多自己的文化,并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环境的孤立使日本文明渊源于中国和朝鲜,却又与前两者迥然相异。如果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上的“孤立”的话,那么,也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催生了日本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甚至是民族自豪感,形成了他们牢固的民族中心主义。

## ✿ 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日本人

无论是从海外旅行归来的日本人,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旅游者,都对日本的自然美无不赞叹之至。雨量丰沛,森林茂密,绿草葱茏,阳光充足,风景优美,变化多端,富有层次,且大都小巧玲珑,纤细精致。昭和初期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英国人山索姆夫人曾感佩万分地赞美道:“日本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国土美丽无比……国民勤劳而善良。……拥有大量的瀑布、山脉,以及盛开着美丽花朵的树木。晴天居多。根据季节不同,能观赏到温暖的海洋和熠熠闪光的雪景。因此,日本人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感到

---

<sup>①</sup> 赖肖尔:《当代日本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页。

自豪,并愿意在妄自尊大的外国人面前进行夸耀,也自在情理之中。”<sup>①</sup>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也写道:“日本列岛处于一个较好的纬度上,在南北狭长的地形上,山脉像脊骨贯穿其中。周围被复杂的海岸线所包围,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树木种类繁多,并且极其茂盛。从南部的亚热带景观到北部的亚寒带风土特征,四季变化非常鲜明,还有较多的高山,经常呈现出山顶是积雪,中部是红叶,山脚还是一片绿色的景观,日本的风景就是如此的多姿多彩。但是,空气湿润,霞、雾很多,从而呈现出一幅具有柔和色调的风景特征。同时还体现出一种意味深远的情趣。这种同时具有多彩和淡白、华丽和幽玄两种不同特征的性格,其表现不是强烈的,而是纤细的,具有深远意味的情趣,这可以说是日本自然的特色吧。”<sup>②</sup>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使日本人比一般的农耕民族对土地怀有更深的眷恋和亲近感,造就了他们对自然之美和季节嬗变更为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并影响到了日本人的美学意识和宗教意识,催生了他们与自然为友,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

今天,无论你路过哪个日本人的房屋,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管那个家庭有多么寒碜贫穷,都肯定会在房屋的某个角落或是窗边栽种着一盆鲜花,在壁龛里悬挂着一幅挂轴,上面描绘着与季节相宜的自然景物。即便他只有一块不大的土地,也必定会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的花园,要么在庭院里种上几株松树,竖起一座石质的灯柱,要么用青苔铺满地面,并摆放一些精心挑选的磐石碎块,营造出所谓的枯寂之美。甚至还会挖掘一个水池,以便将整个自然浓缩在自己的庭院里,体验置身在自然中的怡然乐趣。

## ❁ 日本人与季节感

日本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景色各异,这磨炼了日本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性。日本人总是由人生马上联想到自然,或是由自然联想到人生。一听到“风”,就会联想到“寂寞”这个词;一说到“春雨”,就会涌起“温暖而静谧”的感觉。日本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就充满了对自然的描写,而随笔集《枕草子》作为与《源氏物语》齐名的古典文学名著,其开场白

① 井上雅美:『日本人の忘れ物』,日本教文社,2000年版,第11页。

② 东山魁夷等:《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文字略有改动。

也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感性表述：“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地横飘在那里……”而在兼好法师的《徒然草》中，也随处镶嵌着作者对自然带有无常观的感慨：“季节的更替让人不禁悲从中来。”

被誉为世界上最短诗歌的俳句则规定必须以季节为题材，在17个假名里纳入表现季节的词语——即所谓的季语。这些词语多半反映的都是年中的节庆、花鸟、动物，并被汇总在一部名叫《岁时记》的词典里。而在花道、茶道中，季节感也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之一。即便是普通日本人之间的书信，也大都不忘在起首部分加上季节变化的描写或问候。这种感性不仅浸润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也广泛地体现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顺应四季的变化，品尝各种时令的美味佳肴，适时地改变服装和调整家具，让和服上的花纹取自各个季节的植物花卉，比如秋天的枫叶，春天的樱花等等，并衍生出赏花、赏月、赏雪等具有全民性质的传统审美活动。记得很多年前，当苏联的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整个世界为人类征服宇宙的进步而欢呼雀跃之时，日本诗人深尾须磨子却对这一科学壮举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些奇怪地叹息道：“月亮是应该用来观赏和眺望的呀。”这看似诗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慨，却也道出了一般日本人所抱有的较之实用性，更重视审美性的自然观。

对季节更替的敏感与对美的敏感交织在一起，使日本人变得富于感情，而小巧精致的自然景观赋予了他们善于捕捉并保持纤细的自然美的气质和技巧。日本人认为，他们对自然所具有的特殊美感乃是他们民族最显著的优点。尽管所有的民族都是爱美的，但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对美的钟情，对自然的挚爱，足以构成他们民族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怪不得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将“爱草木喜自然”列为日本国民的十大美德之一。

## 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

由于日本不是大陆块的组成部分，而是位于距大陆数百英里的海洋之中，因而，它比中国同纬度的沿海地区更具备海洋性气候的特征，四周浩瀚的海面就像是巨大的天然空调，调节着日本列岛的气候。虽然面朝日本海

的“里日本”地区和面朝太平洋的“表日本”地区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但与我们中国大陆相比,就整体而言,日本夏季不很炎热,冬天也不太寒冷。而且,除了夏冬两个较为难熬的季节,其他的8个月则气候宜人,温度变化舒缓,且富有规律性,催生了层次分明而又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色。正如大野晋指出的那样:“基本上说,我认为日本是一个易于居住的国家。气温适宜,不冷不热,只要与自然友好相处,就能够生存下去。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地去思索生活的目的或手段什么的。”<sup>①</sup>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文化乃是一种强调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文化。和西方社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把自然看做是敌对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与自然斗争”、“征服自然”的自然观大相径庭,日本人把自然看做是本质上友好和善的东西,是与自己无法隔离开来的伙伴。只要看看日本和西方房屋结构的不同,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尽管现在,西方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日本越来越多,但日本人向往的依旧是那种独家独院的传统房屋。从套廊向庭院延展开去的那种开放式结构,让房间内部与庭院融为一体,即使呆在房间,也同样被包围在微风的吟唱和虫鸟的鸣叫里,让人可以尽情地置身在与自然共存的空间里。而西方文化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文化,“这种主张主要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看来,自然是神为了人类而营造出来的东西,人和自然乃是各个不同的存在,自然没有灵魂,自然乃是供人类利用和支配的东西。”<sup>②</sup>而只要看看日本最古老的记、纪神话就知道,与唯一神创造了万物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在日本的创世神话里,首先是有了自然的存在,其次才是神由自然中诞生,最后是人类从神当中衍生出来。自然本身就是神,而人一旦死亡,就与自然合为一体。这些神话无疑反映了一个事实:日本人自古就抱着与神=自然共生共存的信仰。这种将自然视为神明的自然观表现了日本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泛神论色彩的自然崇拜思想。

## ❁ 季风与日本人

尽管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但其重要的气候特征之一乃是季风的存

---

① 大野晋等:『日本・日本語・日本人』,新潮选书,2001年版,第32页。

② 井上雅美:『日本人の忘れ物』,日本教文社,2000年版,第24页。

在。季风约每半年就变化一次风向,因此夏冬两季恰恰风向相反。这种被季风所左右的气候在南亚·印度一带表现得最为典型,其特征是夏季高温多湿,而冬季则低温干燥,夏天的季风呈现出暑热与湿气相结合的特性。这种与暑热相结合的湿润带来了令人窒息的闷热气候,但却也给陆地上包括水稻在内的植物带来了足够的水分,促成了它们的生机和繁荣,使人们即便遭受蒸笼般炎热的折磨,也不得不在心理上对这样的自然现象加以接受和认同,而不是采取对抗的态度。与此同时,季风常常化作像豪雨、暴风、洪水等狂暴的力量,且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足以让人们放弃抵抗的意志,形成听天由命、惯于忍受的性格。这种“接受与忍耐”的性格乃是季风气候地区的人们共通的特征。

虽然同属季风气候,但日本因地理位置处于西伯利亚荒漠与浩渺的太平洋之间,经常受到大陆寒气团的影响。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2月,寒冷的季风从西伯利亚穿越大陆而来,与北上的对马暖流在日本海相遇,吸收了充足的水蒸气后,因遭到崇山峻岭的阻隔,而化作暴风大雪裹挟住日本列岛。而每年的8月到10月,季风又常常化作突发性的台风这种特殊的气候现象,在给日本很多地方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送来庞大的雨量。因此,日本季风与南洋·印度季风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热带性和寒带性并存的二重性。再加上台风所具有的季节性与突发性并存的二重性,给日本人“接受与忍耐”的性格赋予了某种特性,催生了他们那种被称之为“安静的激情和富于战斗性的恬淡”的国民性格。<sup>①</sup>

日本伦理学家和辻哲郎在他的《风土》一书中,特别关注季风给日本的风土和民族精神结构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季风在夏天化作台风,冬天化作大雪的二重性可以被称之为“热带性·寒带性并存的二重性格”,这一点在日本的植物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日本既旺盛地生长着离不开充足阳光和丰沛湿气的热带草木,也随处可见以寒冷和少量的湿气作为生长条件的寒带植物。一些树木甚至本身就具备了这种二重性。比如,日本的竹子在披风戴雪的过程中,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热带竹子,具有了柔软的弹性和应变性。而日本人在季风面前形成的接收与忍耐的性格就

---

<sup>①</sup> 和辻哲郎:『風土』,岩波文库,1979年版,第166页。

与竹子一样,也具备了热带和寒带两种性质。它既不像南亚等纯热带地区那样,因一年四季都处在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从而表现为单纯的感情横溢,也不像北欧等纯寒带地区那样,365天都寒冷逼人,一成不变,使人感觉迟钝,表现为单纯的感情持久,而是丰富地流淌着,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就像四季各异的季节变化明显一样,日本人的接受性也寻求一种快节奏的变化。所以,它不具备大陆式的沉稳,而显得非常活跃和敏感。正因为活跃、敏感,所以容易尽现疲劳,缺乏持久性。而且,这种疲劳不可能依靠无刺激的修养来治愈,而只能借助新的刺激、情绪的转换等情感变化来达到治愈。可当治愈的时候,感情并没有因变化而转化为其他的感情,而依旧是原来的感情。因此,在它缺乏持久性的背后,又隐藏着另一种持久性。即是说,感情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其次,日本人的性格还具备台风那种季节性和突发性的双重特征。在变化中静静持久的感情,在不断地转化为其他感情的同时,又作为同一种感情延续下来,所以,既不是单纯地按照季节,富于规律性地变化,也不是单纯地加以突发性的偶然变化,而是转换为一种在变化的各个瞬间既包含着突发性,又同时被此前的感情所规定的其他感情。就如同台风带着突发性的狂暴一样,感情也在转化为另一种情感时,爆发出远远超乎预想的强度。不用说,日本人感情的亢奋就常常表现为这种突发性的狂烈。因为具有突发性,所以不会执拗地一直持续,而是恍如晚秋初冬的狂风般一掠而过。因此,它甚至可以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无须执拗的争斗,就能够全面地实现社会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了日本那种崇尚感情的亢奋,却又忌讳执拗的国民特性。或许我们可以从和辻哲郎的这一理论中找到樱花成为日本民族性格之象征的理由。每到春天,满山遍野的樱花是如此急迫而华丽地盛开,却又无意执拗地持久绽放,而是同样匆忙并恬淡地随风凋谢。

其次,在和辻哲郎看来,日本人对季风所抱持的忍耐态度也带有热带和寒带的双重性。它既不同于热带那种在自然的淫威下丧失了斗志,从而轻易放弃的断念,也不同于寒带那种悠闲而怠惰的忍受。暴风和豪雨的威力尽管最终迫使人们不得不忍受和服从,但台风的性质却不可能不在人的内心唤起近于战斗的激情。因此,日本人尽管并不试图征服自然,或是与自然敌对,但仍旧在战斗性的、反抗性的情绪中,达成了一种不具持续性的

断念。而且,这种忍耐还带着季节性和突发性。因为它包含着反抗的特质,所以,既不可能按照季节富有规律性地重复忍耐,也不单纯是突发性地、偶然性地去进行忍耐,而是在不断重复忍耐的各个瞬间里隐含着某种突发性。包含在忍耐中的反抗会屡屡挟持着台风般的猛烈,突发性地熊熊燃烧,而在这情感的暴风雨之后又会霍然出现寂静的断念。于是,在对季风的接受和认同中所表现出的季节性和突发性,与在对季风的忍耐中所表现出的同一特性相辅相成,使得反抗和战斗进行得越是猛烈,就越是备受赞美。但与此同时,这种反抗和战斗又不能是执拗的。在日本人看来,潇洒地断念可以使猛烈的反抗和战斗成为更加值得赞美的东西。突然由反抗转向忍耐,即适时地达成断念,淡然地忘记,乃是日本人过去和现在都视作美德的品格。由樱花所象征的日本人的气质,大都缘于上述这种带有突发色彩的忍耐性。而最显明的表现就是淡然地舍弃生命。存在于反抗和战斗之根基的意志,原本是出于对生的执著,可当对生的执著以巨大而猛烈的势头尽显无余时,那种执著中最引人注目的,却又恰恰是对执著于生加以全盘否定的态度。或许可以说,日本人的抗争至此达到了它的极致。换言之,就是将斗争从对生的执著升华到对生的超越。和辻哲郎把这称之为台风式的忍耐性。因此,日本人生存方式的特性就在于:丰富的感情在变化中静静持久,又在持续变化的各个瞬间里隐含着突发性,而这种活跃的感情在反抗的过程中会沉淀为一种断念,在突发性的亢奋背后隐藏着陡然断念的静谧。这就是所谓安静的激情,富于战斗性的恬淡。而和辻哲郎把这视作整个日本人最基本的国民性格。

尽管和辻哲郎的风土论遭到了不少人的诟病,认为这种风土决定论太过片面,用单纯的风土来代替了历史发展的眼光,也缺乏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文化的视野,但谁又能否认,自然和风土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呢?哪怕它不是决定民族性格的唯一因素,但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论述日本人的台风性格时,和辻哲郎那些看起来似是而非,甚至自相矛盾的描述,非常准确而精到地捕捉住了日本人国民性格的微妙之处:热烈中蕴藏着沉静,忍耐中蕴藏着反抗,突发中又有持久,执著中又有放弃。正是这些矛盾的性质辩证地统一于日本人身上,让日本人被包裹在一层神秘的面纱里,使人难以捉摸。就像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开篇中